

1920年吴佩孚衡阳撤防与湘督张敬尧的应对

郝天豪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1920年初吴佩孚要求撤防北归,得到曹锟和西南力量的支持。张敬尧采取种种措施予以应对,连电中央,请求支持;筹备接防,几易计划;戒严安民,加强军备。吴佩孚全身北撤,直接导致了张敬尧湖南政权的垮台和皖系中央政权的丧失。张敬尧实力不济是外部原因,段祺瑞皖系中央政府的失策则是内在原因。

[关键词] 张敬尧; 吴佩孚; 直皖矛盾; 衡阳撤防; 直皖战争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3-0068-05

1918年2月初,吴佩孚第三师及所辖各旅由鄂入湘,能征善战,迅速成为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在入湘作战与驻防衡阳的过程中,吴曾多次提出撤防要求,其中尤以1920年初的一次最为重要,直接导致了张敬尧湖南政权的垮台和皖系中央政权的丧失。以往论者多从吴佩孚的立场来论述该次撤防,也有论者从西南军阀的角度来分析,而湘督张敬尧作何应对的研究显然是不足的,仅有陈长河曾整理了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所存吴撤防期间张敬尧致北洋政府的电文,尚无专文论及^①。本文拟从张敬尧对该事件的应对处理来更加完整地认识这次撤防,也希望揭示出直皖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与愈发难以弥合的裂痕。

一 吴佩孚衡阳撤防

1920年1月17日,吴佩孚与所部第一、二、三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等联名电请曹锟,称将士久戍思归,粮饷不继,“该官兵既劳于公务,缠及私情,悲苦之状,目不忍观,愁嗟之声,耳不忍闻。师旅长等担负重任,处此穷困之境,万分焦灼,力尽神疲,莫知所措”^[1],要求撤防北归。曹将该电添油加醋,转致中央,并代请允准。

吴佩孚是曹锟的得力战将,又是曹一手提拔,二人同气连枝。1919年底直系领袖冯国璋病逝,对于曹锟而言,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惨淡经营的直隶安全问题突出,“曹锟以保定兵力单薄,恐皖派乘虚而入,遂密令吴佩孚率师回直。”^{[2]155}另一方

面,冯死后,“直系拟拥王士珍为领袖,多数人以为王无实力且太和缓,拟推曹锟”^[3],亦有主推江苏督军李纯的。曹有望成为直系领袖,但在政治声望方面逊于李纯。曹此举不仅可以加强直隶北方军事力量,而且可以树立主和形象,赢得声势。由此看来,吴佩孚要求撤防是有深刻原因的。

西南方面对吴佩孚撤防北归自然支持,并积极配合。2月9日,军政府致电滇军唐继尧,令其做好入川准备,一旦吴师撤防生变,“迅即拨队东下,会师武汉”^{[4]8}。11日岑春煊亦密电唐氏,请其拣选精锐,“迅速筹备,届时乘虚东下,会集武汉,则扫除段党,转旋大局,均在此举。”^{[4]10}18日唐电令所有前线各军,“自宜固定防线,速加整备,以防不测,而待后命。”^{[4]9}26日唐致电四川熊克武、贵州刘显世,称若吴师撤防,武汉或与南方一致行动,“则滇、川、黔联军须规复鄂西,桂军须进驻湖南,与吴师成犄角之势,当可转移大局。”^{[4]10}3月4日,处于前线的湖南靖国军总司令黎天才建议唐继尧厚集精锐,兵贵神速。唐复电令“认真整理,以备缓急”^{[4]13}。

事实上,吴佩孚与西南方面早已达成默契。早在1918年5月,吴即与西南信使往返,暗通款曲。6月中旬,吴更是擅自与南军停战。1919年8月,吴主稿并与西南签署《救国同盟军草约》,规定“凡属同盟军遇有危迫时,接近者应有实力之援助,不接近者应有函电之响应,或转托他军之援助。”^[5]其后不久,吴又同西南代表作出所谓促进和平办法5条,意

[收稿日期] 2013-04-26

[基金项目] 江苏省2013年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北洋时期地方军事力量研究——以定武军为例”资助(编号:CXLX13_967)

[作者简介] 郝天豪(1989-),男,安徽界首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味着同盟条件开始付诸实施。西南方面积极依畀吴佩孚实施“联直制皖”策略,进可渔翁得利,退可自保无虞。为了促吴撤防,军政府还秘密接济吴开拔费60万元。

张敬尧与吴佩孚之间嫌隙已久,湘督问题更使矛盾加剧,二人互相衔恨,均欲去之而后快。张闻得吴撤防消息,以为自此可以高枕无忧,“密举张景惠、张宗昌、田树勋接办衡阳防务,请政府准吴北返。”^[6]但权衡利弊之后,张旋即致电段祺瑞,要求阻吴撤防,并特派顾琢堂星夜入京商讨办法。

段祺瑞皖系中央政府认为吴军一撤,南军直入,战事即开。吴军撤至直隶,对皖系政府将构成威胁。因此决定阻止吴军撤防。1920年2月中旬,段决定撤换河南督军赵倜,以其内弟吴光新继任,并以安福国会众议院秘书王印川继任河南省长,“以打破直曹与长江三督之联络,且可杜绝吴佩孚班师北归之通路。一面又可与蚌督遥相呼应,其计固甚得也。”^{[2]110}吴佩孚对此强烈反对,质问徐世昌、靳云鹏,“持是政策者果何恃而若是坚决耶?”^{[4]75}此举也使久持中立的赵倜开始反段,最终反皖附直。更易豫督风波之后,安福系议员不顾直系意见,逼迫已倒向直系的总理靳云鹏下台,“吴遂撤兵北归,任南军进攻长、岳以示威。”^{[2]152}

3月初,吴佩孚开始撤案卷、行装、器具及军佐眷属700余家3000余人,过长江北返,同时公开发表撤防北归的布告,禁止士兵随意请假,以示撤防决心^[7]。吴佩孚第三师及所辖混成旅兵力约37000人,坚请撤防是有预谋的,且与西南早有沟通,合力驱逐张敬尧并倒皖,一时湘防和皖系统治危急。

二 湘督张敬尧的应对措施

驻军撤防本为正常之事,而吴佩孚撤防北归行动的本身,即意味着直皖开战。吴遣眷回籍后,湘省谣诼繁兴,人心恐慌,形势紧急,“盖吴师与张督之积不相能,由来已久。此番军队北撤,真意果何在,能否免意外枝节,均不可得知。且湘南重地,吴军撤后,如何接防,各地土匪能否不乘虚而起。凡此种种,均与湘局关系重大。”^[8]湖南俨如战祸将临,张敬尧身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为此采取诸种措施应对。

(一) 连电中央,请求支持

吴佩孚呈请撤防,张敬尧唯恐南军乘机北攻,即与政府往返电商应对办法。3月5日,张急电政府,“要求迅将前在天津购买被扣之意国军械全数发给,俾使第一混成旅及补充旅等完全成军。”^{[9]6}日政府复电拒绝,称“现值和局未定之际,碍难发给该

项军火,以免惹起南方各首领之责问。”^[10]7日张再电政府,请阻吴立即撤防,俟大局稍定,再行撤回休养,“倘吴师定欲撤防,则请另行添拨劲旅,并拨给大批饷械,以资接防。”^[8]8日参陆处复电议准吴师撤防,令张即行准备接防湘南各地,至所需饷项,“中央所欠共二百余万,财部已允先行拨给一年期五厘公债若干,另行筹拨现款若干,以资接济。”^[11]

张敬尧无法安心,转而迭请中央转电曹锟,请吴佩孚从缓撤防,政府当然照办。不过,曹吴二人一唱一和,撤防已成定局。3月中旬,参陆处拟定撤防步骤及注意事项。(1)吴师分批撤退,每批以最少数为度,以免范围宽广而难于布置接防。(2)吴佩孚须会同张敬尧商量路线后退,不可自由撤驻,以乱秩序。(3)听从中央,限日撤尽,不可中途逗留按兵。该处同时议决续拨吴师军饷50万元^[12]。

17日吴佩孚致电张敬尧,告知所部次日开拔,第二十师第七十八团撤归湘潭,混成第八团撤回株州。并声称张应从速承认撤防,如果南军趁虚进驻,是放弃守土之责。如若张诚意接防,愿任调停。同日张敬尧据实电告中央,称吴已自由行动,“尧部兵单械少,不敢擅自主张,务恳钧座迅筹方略,飞速示遵。并恳速电吴师长,静候中央命令,万勿先自调撤,陷防地于空虚,启地方之惊扰。”^{[4]16}政府得此报告后,电商曹锟,请吴分期撤退,“已开拔者即不妨开行,其尚未开拔者则暂勿开拔,待接防之军至后,再行撤退。”^[13]

28日吴师先前开拔的两团到达目的地。4月1日吴师所部混成旅开始北撤。张敬尧一面拟定接防办法,一面加强军备。4月中旬,张要求中央“商准海军部酌拨大军舰一二艘,开驶来湘,以壮声势,而资镇慑。”^[14]中央以恐南方异议而徒滋纷扰为由拒绝。此后张敬尧多次电请速派军舰,但一直未被许可。

至5月间,吴师撤防已成事实。10日吴佩孚宣布所部先至株州易家湾一带,20日全部开拔北旋。中央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开始有了某些切实准备,拨发张敬尧所请部分枪械,电令做好接防准备。力所能及之事尚且大打折扣,能力之外的则就更不用说了。当张再一次致电政府,重申前请,速拨兵舰来湘,国务会议议决“电令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酌量情形,如果有舰可拨,即拨一二舰与张”^[15]。

(二) 筹备接防,几易计划

吴佩孚拥兵湘南,与南军声气相通,素为张敬尧所忌。吴要求北撤,张的第一反应即是派兵接防,以

除去威胁。后虽因信心不足而作罢,但接防事宜却一直在筹划。3月上旬,中央拟定接防办法,如张之军队不敷分布,则准由湘东、湘西防军拨调^[16]。此法甚合张敬尧脾胃。张首先想到的即是陆军第一师师长张宗昌。20日张致电中央,主张以张宗昌所部接防湘南,“惟张氏至京催饷,请迅令其赶回,会商布置。”^[17]而所遗湘东防务,则责之陈复初。22日张再电中央,“请俯念湘局,速拨张宗昌师长军饷,促其星夜回湘,毋稍延缓。”^[18]中央明知湘省局势,令财政部筹拨该师欠饷,可是张宗昌一直未得饷款而不能成行。直到5月10日,张宗昌才回至攸县,所带回的军饷尚不及所欠的一半,而这时吴佩孚所部已撤至株州易家湾。

3月31日,曹锟电促张敬尧接防,并建议调第十一师李奎元部前往。张复电拒绝,认为李师自岳州之战后,军械多有损失,兵员尚未补充,且现在分驻各县,担任省城戒严和保护长岳铁路之责,“是该师全部皆已另担重要防务,万难抽调,致陷地方于空虚,授土匪以骚扰。”又因该师长李奎元病重,加之性情敦厚,不善与南军打交道,“决不能继直军一师三旅及混成第八团之后,担任湘南广长之防线也。”^{[4]17}值得注意的是,张似乎还另有隐情。湖南政局纷乱,张无力统驭先后入湘的他省部队,“类如直之吴、冯、奉之张、苏之张,皆各守前防,自成一气。惟十一师李奎元允能与张湘督和衷共事,终始无间。”^[19]

4月中旬,张敬尧拟定接防办法,“即以奉军张景慧所部填防吴部第三师及第六旅驻扎之前路,新安武军陈德修所部填防吴部第二、三等旅驻扎之中路,第七师吴新田所部与张敬尧之一旅填防吴部第一、四、五等旅驻扎之后路,必俟接防者至,吴师始能渐撤。”^[20]18日起,张景慧陆续前往防区填驻,陈德修继之,吴新田及张敬尧殿后,大约5月内可换防告竣。此法看似完备,可实际上并不切合实际。兵力不敷分配,将领不服调遣,张敬尧着实无法应付。

5月10日,吴师开始撤防,张敬尧权衡缓急,扼要救济,又拟具接防办法,“特派湖南暂编第一师师长吴新田为前线总司令官,统辖前方各军,而收军事统一之效。并电令攸县张师长宗昌就近派令混成一团接防安仁、宝庆,田师长树勋派混成一团暂驻文明铺,以便就近接防祁阳。其衡阳之防,务由省垣派队接替,以固湘防。但须俟直军撤尽,分别前后进接,冀免误会冲突。惟耒阳远隔,暂难兼顾,俟抽定军队,再行派令前往。”^{[4]30}兵力不敷,张还拉拢第二十师范国璋。10日张致电政府,“请将二十师队伍暂

归湖南节制调遣,并请销去该师师长范国璋军前效力处分,实为保护中央威信起见。”^{[4]29}15日,张呈称范国璋所部第三十九旅已定于20日前开往衡阳。

在张敬尧看来,任命某一将领统一指挥多省军队显然是不可行的,惟有使各省军队互不统属,并行不悖。因此后来张又改拟接防办法为:范国璋接防吴佩孚衡州防地;吴新田接防阎相文衡山防地;张宗昌接防萧耀南茶陵防地;张景慧接防王承斌永州防地^[21]。令田树勋率部赴祁阳,由陈德修所部安武军前往接收所遗宝庆防务。至于省会长沙,则继续请调海军第二舰队舰船接防。

(三)戒严安民,加强军备

吴佩孚要求撤防后,随着八省反皖同盟的成立和深入,驻湘外省军队发生连锁反应,纷纷要求撤防。首先就是奉天督军张作霖屡电到京,陈述各国对于俄国虽态度有变,但边防布置不可不有切实计划,且南北间不致再有战事发生,“故拟酌量撤回奉军,以资实边。”^[22]山东督军田中玉致电政府,以恐回国华工、裁汰士卒运动滋乱为由,“拟请转电湘督,拨队接防,俾该部早日东归,以维鲁服。”^[23]5月2日,苏皖鲁豫四省剿匪督办张文生以湘中各省驻军已纷纷撤退,而陈德修所部思归念切,加之徐州方面防队不敷,亦电请撤回^[24]。

此时南军也乘虚出兵,对湘南构成威胁。3月18日混成第八团撤防后,原驻防地即为南军进占。4月14日,广东朱培德率兵4千开抵郴州,确有与南军赵恒惕、林修梅联合一气之势。湘西也传来驻守洪江、溆浦两处的南军吴剑学、陈嘉祐及第五区右翼司令赵震南等决计进攻辰州的消息。5月5日,张敬尧致电政府,转报南军确有进攻之谋,“宜章、临武开到粤军数千人,并由郴州招募输卒千人,大队出发,驻扎伍家桥、芦洪司等处,确有进攻实据。”^[25]

张敬尧为此戒严安民。4月11日,张下令长沙百里以内戒严,并在南门安置机关枪若干架。21日宣布宝庆戒严。22日决定重新划分省垣戒备区域,要求各区特加严密。27日张致电北京,“请于湘南撤防时期内宣布戒严。”^[26]5月中旬起,湖南警务处、警察厅、戒严总司令部相继发布安民布告。张本人亦于下旬连续发布安民布告,宣布吴师撤防原委,严查造谣奸细,禁止职员眷属离湘,保持湘内安定。

吴师撤防,南军图湘,张敬尧筹备军需,加强军备。4月13日,张敬尧决定湖南兵工厂自即日起加开夜工一班,试图以此来提供更多的军用品。5月12日,张电请中央飭令汉阳兵工厂速发过山炮弹5万发,快枪子弹50万发,中央准拨给快枪5千枝,子

弹20万发。吴师进攻长沙之说盛行,张电请中央迅拨军饷救急,张宗昌、李奎元、范国璋也起而仿效,中央汇来部分积欠军饷,张“特将所部军队,一律发饷三个月,各军佐将士无不欣喜。”^[27]

战事或可发生,张敬尧厉兵秣马,整军经武。4月20日,张令参谋处,“转饬各旅团营,于下星期起,一律将队伍分别区域,周流演习实地战术,兼习跑山”^[28],并要求常换地形,同时要将演习队伍及地点,做成详细列表上交,以便询问和随时点阅。25日张又将之前调回省内的输送兵裁编为守备队,加以训练。5月2日,张训令新军长官,要求所部必须遵照平时训练规则,勤加训练,同时准备于下月开始派员检阅,按照成绩,以定奖惩。14日张将从宝庆退回的运输队改编为新编第七师补充第七团,作为接防之用。张还做好了部分作战准备,如派员前往衡山、株州两处设立军用电话,前往湘南一带防线勘查绘图。

三 对撤防事件的思考

段祺瑞皖系中央政府以吴佩孚撤防之意已决,5月17日以参陆处名义发电同意。20日吴佩孚率所部撤出湘南防线,水陆兼控,迅速北归。吴师撤防直接导致了张敬尧湖南政权的垮台。25日吴部第三师撤出衡阳,26日南军谭延闿、赵恒惕北进,迅速占领祁阳、耒阳、衡阳三县,增军攻击安仁,“且仍节节进逼,暗窥新、宝”^{[4]41-42}。6月2日南军克宝庆,5日攻安仁,7日取衡山。张敬尧无以为战,弃守长沙,退出湖南。而吴佩孚5月31日行抵武汉,大振士气,发表进兵北京的宣言。6月5日吴离开汉口北上,9日抵郑州,驻兵直豫之交。15日至保定谒见曹锟。16日将所部布置在保定至高碑店的平汉铁路上,枕戈以待。此时张作霖奉军入关,局势日益明朗,直皖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相比之下,皖系还并没有完全做好战争准备。

由此反观吴佩孚撤防,张敬尧和段祺瑞皖系中央政府均对这次撤防的重要性心知肚明。从张敬尧湖南政权的角度看,虽确实随着局势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战备升级,但实际上并未起到实质性的效果。与中央函电交驰,商讨应付之方,然而太过于依赖曹锟、吴佩孚的回心转意。拟定接防办法,前后多次变更,原因复杂,既有各派系参与其中,也不排除张敬尧调整有利于自身的湘省实力格局的私念。说到底,是由于张敬尧实力不济,既无力阻止吴佩孚撤防,也无能力接防,更无力阻挡南军北进。

从段祺瑞皖系中央政府的角度看,一连串的失

策不仅使自身实力大打折扣,而且增强了对手的实力。吴佩孚要求撤防,皖系政府主意不定,徘徊于议准撤防和授意张敬尧阻撤之间,甚至有更变豫督以阻其归路之举,不仅失去舆论支持,而且将河南推到对手一边。兵临城下,张敬尧有意加强军备,但却没有予以充分支持。纵观段祺瑞及皖系的策略和行为可以看出,其依靠日益式微的中央权威而自行其是,这在愈发混乱的政局面前必然显得有些苍白。

直皖矛盾由来已久,吴佩孚撤防是矛盾的爆发。冯国璋去世,直系一时无首,“游说之士,即摇唇鼓舌于段前,宜乘此时机,速可统一北洋派。”^{[4]6}段祺瑞忆及往事,也希望能乘机重塑统一的北洋派,并为此采取了高压、强制等非北洋派认可和接受的行事准则,不仅为吴师撤防提供了契机,而且激起了北洋派中立力量、旁枝奉系向新形成的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靠拢和联合。而作为北洋二代的曹、吴,存有巩固北洋派的想法,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作为皖系力量的面目出现的。可最终与皖系积不相能,是缘于个人受到了皖系的不公平待遇和威胁。加入直系,“使直系有了军事力量和敢作敢为的领导”^[29],同时也使自身有了与皖系叫板的实力。因此要求撤防,直接挑战北洋一代控制的皖系权威,最终爆发直皖战争,政权易主。

注释:

① 相关研究成果论文方面主要有刘兰昌、包爱芹的《论吴佩孚衡阳撤防的社会影响》(《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40-43页);刘兰昌的《论衡阳撤防与直皖关系的演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第78-81页)。陈长河的《西南军阀与1920年直皖战争》(《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42-52页)对吴佩孚撤防过程也有所涉及。陈长河的《张敬尧在吴佩孚撤防北归期间致北洋政府的电报》(《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第65-71页)则整理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吴佩孚撤防期间张敬尧致北洋政府的21封电文。

[参考文献]

- [1] 吴佩孚请准撤防之原电[N].(天津)大公报,1920-01-29(2).
- [2] 张一麐.直皖秘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 北京电[N].申报,1920-01-03(6).
-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 [5] 所为同盟军之草约[N].(天津)大公报,1919-11-30(1).
- [6] 瀚江浊物.吴佩孚正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182.
- [7] 吴佩孚遣眷回籍[N].晨报,1920-03-14(3).

[8] 吴师撤防与湘防近势[N]. (天津)大公报,1920-03-08(1).

[9] 张敬尧电索军火[N]. (天津)大公报,1920-03-06(1).

[10] 张湘督请军火未允[N]. (天津)大公报,1920-03-07(1).

[11] 吴师撤防与湘局再誌[N]. (天津)大公报,1920-03-09(1).

[12] 吴师将撤之前防[N]. (天津)大公报,1920-03-16(1).

[13] 吴师撤防与二师军饷[N]. (天津)大公报,1920-03-21(1).

[14] 吴师撤防近闻[N]. (天津)大公报,1920-04-13(1).

[15] 关于吴师撤防之消息[N]. (天津)大公报,1920-05-23(1).

[16] 吴佩孚撤防近况[N]. 申报,1920-03-11(7).

[17] 撤防中之湘防[N]. (天津)大公报,1920-03-22(1).

[18] 湘督急催张宗昌回防[N]. (天津)大公报,1920-03-23(1).

[19] 三湘政潮[N]. (天津)大公报,1920-03-14(2).

[20] 张湘督填防办法[N]. (天津)大公报,1920-04-28(2).

[21] 湘南填防地已决定说[N]. (长沙)大公报,1920-05-24(6).

[22] 各路奉军请撤之所闻[N]. (天津)大公报,1920-03-25(1).

[23] 鲁督请撤回在湘鲁军[N]. (天津)大公报,1920-05-01(1).

[24] 张文生请撤回湘省防军电[N]. (天津)大公报,1920-05-07(2).

[25] 南军又有攻湘之报[N]. (天津)大公报,1920-05-08(1).

[26] 北京电[N]. 申报,1920-05-29(3).

[27] 中央汇来大批军饷[N]. (长沙)大公报,1920-05-24(6).

[28] 通令演习实地战术[N]. (长沙)大公报,1920-04-21(6).

[29] [美] 齐锡生.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0)[M]. 杨云若, 萧延中,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32.

Wu Pei-fu Withdrew the Defense Army and Zhang Jing-yao's React in 1920

HAO Tian-hao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In early 1920, Wu Pei-fu wanted to withdraw the defense army and return to the north, which was supported by Cao Kun and the Southwest Power. Zhang Jing-yao took some measures to react and discussed solution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Anhui warlords; he made preparations for these activities and changed plans several times; he also declared martial laws and reassured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he strengthened armaments. Finally, Wu Pei-fu withdrew his troop securely which led to the downfall of Zhang Jing-yao's regime in Hunan and the loss of Anhui warlords central government. Zhang Jing-yao's weakness was the external cause while Anhui warlords central government's blunders were the internal causes.

Key words: Zhang Jing-yao; Wu Pei-fu; contradictions between Zhili Warlords and the Anhui Warlords; withdrawal; war between the Zhili Warlords and the Anhui Warlords